

《诗漫注》

狮狻王

海外宫楼如上邦，人间歌舞若前唐。

花迎宝扇红云绕，日照鲜袍翠雾光。

孔雀屏开香霭出，珍珠帘卷彩旗张。

太平景象真堪贺，静列多官没奏章。

来到自己的国家，真国王就一个人躲在角落里默默的流泪。他的心思孙悟空一看就明白。就安慰他。行者道：

“陛下切莫伤感，恐走漏消息。这棍子在我耳朵里跳哩，如今决要见功。管取打杀妖魔，扫荡邪物。这江山不久就还归你也。”

在这里，孙大圣说出来一句很经典的台词“这棍子在我耳朵里跳哩，如今决要见功。”碰到妖魔鬼怪在附近的

情形，一个修行人的法器会有反应，这个有趣的事情，屡屡被后世神话、修仙、武侠、影视所抄袭。

那时候的国家领导人真是容易见，唐僧师徒来到人家皇帝的金銮殿上，并且他们连武器都没有离手，可见这妖王，也是够民主、够淳朴。

按照孙悟空的交代，他们几个人都昂然的站在白玉阶下，其实，主要是唐僧按照孙悟空的交代这么做了。孙悟空不交代，猪八戒和沙和尚也肯定不会下跪的，他们甚至连作揖都不会的，姿态高的很。

他们作为修行人，这么做本来属于是正常的。可是那些文武百官就大惊小怪了，除了很惊悚于另外三个家伙的样貌，他们很奇怪于这帮子和尚见了国王居然不下拜，也不说点口彩话。他们说：“这和尚十分愚浊！怎么见我王便不下拜？亦不开言呼祝，喏也不唱一个，好大胆无礼！”

从这群威严端肃、相貌轩昂的文武百官的口里的话，您又听出来什么问题没？

从他们说的话中，可以推测出来，之前，所有来到乌鸡国的和尚道人、乌鸡国的和尚道人们，见到国王呢，全部都是像三藏那样、三叩五拜、对国王肉麻吹捧。那么，从这个事情中，可以想象到，之前乌鸡国东边的敕建宝林寺中的和尚们、都是什么水平的，都是不入门径的五谷袋子、佛经袋子。

眼见群臣替自己耍了威风，妖怪国王很满意，就有意表现得大度一下，有对比才有感受嘛，没有继续追究他们师徒不讲礼貌的罪责，而是很大度的问了一下：“那和尚是那方来的？”

行者昂然答道：“我是南赡部洲东土大唐国奉钦差前往西域天竺国大雷音寺拜活佛求真经者。今到此方，不敢空度，特来倒换通关文牒。”行者的话里面有话，气度更大，而且是真的大。

妖怪国王没听懂里面的话外音，咱们也先装作没听懂。因为没听懂，妖怪就肚里很生气、嘴上还要继续的装作很礼貌的说：“你东土便怎么？我不在你朝进贡，不与你国相通，你怎么见吾抗礼，不行参拜！”

悟空只说是东土大唐国来的，但是没说是大唐国的使者，悟空说的明白，俺们是路过求经的。但是假国王显然是从俗人的层面来对待了，把他们当作臣民或使者。不是这假国王不懂修行人的道道和规矩，是他很久很久没见过真修者，可能是早就忘记了。

悟空的话，没有套出来妖怪的真水平，或者说妖怪真的表现的很没有水平。没办法，孙悟空只好从俗世的层面上应对。行者笑道：“我东土古立天朝，久称上国，汝等乃下土边邦。自古道：上邦皇帝，为父为君；下邦皇帝，为臣为子。你倒未曾接我，且敢争我不拜？”

孙悟空本来又是话里有话，想从俗世皇帝国王的层面上试探一下这妖怪的来路，没想到这轻轻一戳的一试探，

把那妖怪给戳爆了。那魔王大怒，教文武官：“拿下这野和尚去！”

看见没有，不入门的和尚道士、假和尚道士、妖魔变化的国王，他们真的不懂，不懂修行的真道道，也不懂做人做王的真道道，他们最擅长的，只是表面上的模仿，维妙维肖的，却只有一个空壳。

今到此方，不敢空度，行者说的这句话，是西游记全部魔难考验的核心目的之一。走过一方，必得度化一方。度化一方，则成就一层天地、铸造一层身躯。通关文牒，是修行人的命门，其他地方断然通不过。

上邦皇帝，为父为君；下邦皇帝，为臣为子。这句话虽是俗世层面上的，但是说起来，几乎就要囊括进去中国五千年历史文化的全部了。暂时咱们知道有这么一个重要事情就行了。如果那妖魔，是上界的神灵之王之主，他是断然知道孙悟空说这句话是啥意思的，他的反应，孙悟空一听就知道是正经来路的。

这假国王虽然不能说是真正的妖魔，但是文殊菩萨也的确没有告诉他那么多。所以孙悟空就要跟他开干了。

魔王无意钻套，悟空有意围剿，到得那妖怪急了眼要拿真国王装扮的随从来刁难，孙悟空就主动点破真相，逼迫妖怪国王到了死角。

行者道：

供罪行童年且迈，痴聋支症家私坏。

祖居原是此间人，五载之前遭破败。

天无雨，民干坏，君王黎庶都斋戒。

焚香沐浴告天公，万里全无云叆叇。

百姓饥荒若倒悬，钟南忽降全真怪。

呼风唤雨显神通，然后暗将他命害。

推下花园水井中，阴侵龙位人难解。

幸吾来，功果大，起死回生无挂碍。

情愿皈依作行童，与僧同去朝西界。

假变君王是道人，道人转是真王代。

于是，于是，悟空这一下让那妖怪——居然脸红了。那魔王在金銮殿上，闻得这一篇言语，唬得他，哎呦呦，心头撞小鹿，面上起红云。我的天，开天辟地的，少见的妖怪有强烈的羞耻心呦。这哪是妖怪呀，分明是一个第一次偷偷摸摸做贼的不良少年。

既然在地面上谈不拢，那就天上见分晓吧。两个家伙跳到九霄云里，争吵了起来。妖怪说孙行者你真是狗咬耗子、抢生意让我做猫的失业呀。孙悟空一听就笑了，说你这泼怪真奇怪，早知道是我老人家驾到你还刁难我们，啊明显的是找揍。妖怪说我在深度潜伏是于则成，悟空说让我好好揍一顿则算你成。

两个人各有各的理，谁也不服谁。眼看说话蛮拧，驴唇不对马嘴，然后那妖怪心生一计，露出了点狰狞，让老孙尝到点恐怖的滋味。

打打杀杀的习惯了，这金箍棒一嗅到妖怪的味道就很兴奋。金箍棒兴奋，他的主人猴子哥更兴奋。猴哥是如此的兴奋，热衷于马上进入打怪的模式中去，以至于，妖怪说的明显的是想跟他理论理论的话，他都听不到耳朵里面去了。

妖怪都挑破了话头：“我来占别人的帝位，与你无干，你怎么来抱不平，泄漏我的机密？”如果孙悟空不是那么兴奋的话，这时候他理应笑嘻嘻的回到：“呔，大胆的妖怪，有什么秘密？说来听听。”可是他不，他顺嘴找个借口，就要动手打架：“你不要走！好汉吃我老孙这一棒！”

他两个搭上手，这一场好杀，真是——

猴王猛，魔王强，刀迎棒架敢相当。

一天云雾迷三界，只为当朝立帝王。

他两个战经数合，那妖魔抵不住猴王，其实，这时候妖怪首先是底气不足，孙悟空毕竟不是他仇人，并且孙悟空是观音菩萨的徒弟他知道，所以动起手来顾忌多，远不是说这妖怪本领不够强大。为何我这话跟小说都矛盾了？

你看那妖怪，心生一计，急回头复从旧路跳入城里，闯在白玉阶前两班文武丛中，摇身一变，即变得与唐三藏一般模样，并挽手，立在阶前。

大圣赶上，就欲举棒来打，那怪道：“徒弟莫打，是我。”急掣棒要打那个唐僧，却又道：“徒弟莫打，是我。”一样两个唐僧，实难辨认。这一下完蛋了，孙悟空那厉害无比的火眼金睛完全失效了！在孙悟空的眼里，这两唐僧，不但模样无别，气质都一样。这就是这妖怪

的真厉害之处，他的神通变化之境界，只在孙悟空水平之上，所以让孙悟空无法辨别。这局面之下，如果这妖怪真的发狠要揍悟空，恐怕悟空还真的够呛了。

行者身处迷局，还是反应不过来。倒是一向蒙昧的猪八戒，突然就超水平发挥说出来一句根本不是他的脑筋能想出来的主意：让两个唐僧念紧箍咒。于是一下子就把妖怪给筛选出来了。妖怪只是想拖延时间找机会开溜而已，并没有想跟他们死磕。要是真的死磕弄得你死我活，很简单，抢了唐僧做肉盾，或拎了唐僧就飞走了。

当然了，不能让孙悟空跟这妖怪过份的为难，所以文殊菩萨赶快喊停。那菩萨袖中取出照妖镜，照住了那怪的原身。行者才招呼八戒、沙僧齐来见了菩萨。却将镜子里看处，那魔王生得好不凶恶——

眼似琉璃盏，头若炼炒缸。

浑身三伏靛，四爪九秋霜。

搭拉两个耳，一尾扫帚长。

青毛生锐气，红眼放金光。

匾牙排玉板，圆须挺硬枪。

镜里观真象，原是文殊一个狮狻王。

孙悟空一瞧那妖怪竟然是文殊菩萨的坐骑，就没办法理解了。指责文殊菩萨，啊，你这菩萨真伟大，怎么放纵畜生来迷惑我们、给我们制造磨难。孙悟空理解不了，怎么天上的畜生会来搅乱凡世。

文殊菩萨居然说，自己这坐骑是奉佛旨来干坏事的。孙悟空一听简直是匪夷所思。于是就愤愤不平。于是文殊菩萨就告诉了悟空原委。可是孙悟空一听，觉得这是文殊菩萨公报私仇，因为她的坐骑下来祸害了众多的人们。但是菩萨说压根儿就没有这回事儿。孙悟空又指责这怪物破坏皇帝家的人伦。没想到文殊菩萨早就做了预防措施。

孙悟空卡壳了。这些事情，都是超出他之前对因果的理解的。你看，真正派下来平衡因果报应的妖怪，并不会破坏人类社会，也不会破坏人类道德。因为一切都在掌控之中。而这些派下来的妖怪，也不会诽谤道法佛法，还利用了自己的超能力干好事。而那些完全不是安排中的成了精的畜生们，就不会管什么善恶是非了，整天就拿着佛经当道具、祸乱人世间、阴毒非常。

像文殊菩萨座下的青毛狮子，还有许许多多的妖怪，你看见没有，他们修行和作法，都要变作人形，念诵佛经咒语等等的时候，一律要变作人形，没有以动物形体来念经修行的。猪八戒说自己身子粗夯、不能念经，即为此类。

千百年来，许许多多动物都想修行，因此都想破脑袋想做人、或搞一个人的身体附体上去。极个别畜生，它们对于动物不准修行的天条一提就怒火中烧，可是没有人体它连表达愤怒的地方都没有。就总有这样的情况，有

畜生就搞到一个败坏人类的身体，附在上面，利用这尸体一样的人形器具，咒骂天条，扮出一副懂修行的模样，搅乱真正人类的修行。畜生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它知道它来日无几、很快就要死了，那也临死前骗下来一个是一个：我死你们也得死。

您想想，如果让畜生修行，那不是侮辱人类、侮辱神仙么。现代的社会败坏，产生了很多这种扭曲变异的东西。西游记中没有现在社会这种如此阴毒的东西，所以唐僧要是放在现在这种社会环境来修行，以他的糊涂和蒙昧，是完全没希望的。这种环境中，也只有孙悟空这种犀利无情的慧眼，才能看穿一切妖魔鬼怪、毒蛇恶兽吧.....

如果还有一种人能修行，就是总被小说忽略、总被我们看作沉默无智的沙僧。

从小说中，我看明白一个情形，别看他们师徒四人是一个同进同退的团队，一起遇到同一个魔难、一起搞定同

一伙妖魔。其实，他们每个人的磨难程度完全不同，而且各自的考验也完全不同。

在那平顶山的磨难中、在这乌鸡国的磨难中，沙僧基本不面临心性的考验，他跟那默默无闻的白龙马一样，他们修的是苦行。为何这两个大的磨难中他们几乎没啥事情？就是因为这两个大磨难，考验的是为别人承担责任、为更多生灵百姓寻找解脱途径，也就是说，这苦难是成王成圣的路。沙和尚的苦，在流沙河那沓瘡就吃了大部份，心的磨砺早就结束。他没有其他的想法和伟大追求，他的目标就是一个最单一的自我解脱。

所以，我觉得，很多磨难中，他很多事情都看在眼里、心里面雪亮的。别看大家是一个团队，各自的磨难各自承担，谁也代替不了谁。如果说孙悟空企图替三藏承担一些，他的这种想法会让他得到更多的提升，但是，三藏应该遭受的罪过一点也不可能变化。

沉默无语的修苦行才是释门之正传，就像很多人都知道的大悲寺一样。在一般人看来始终在生死之界徘徊的苦行，经历过的人才知道，经历了那种几乎天天在死亡边界的苦行的人、对这个世界的一切虚荣都看淡。一个凡人，只有你的良知，才会触动他们、才会让他们认为你是活物、不是走肉行尸。

（选自《西游记》《西游漫注》绘图 陈惠冠）